

政治邊緣人

容 閔 的 婚 姻 與 事 業

(下)

● 鄭雪玉 (陸軍官校外文系教授)

上言禁煙未獲採納

(下) 業事與姻婚的閔容

決定回國後，容閔在一八八二年一月十六日去函美國國務卿戴維斯 (B. Davis)，請求核發新護照並要求一套完整的美國外交文件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他說：「我計劃二月七日由舊金山去中國，請貴處核發新的護照。謹附上一八七四年八月十三日費斯先生 (Mr. Fish) 發給的舊護照，我是一八五二年十月三十日在紐海芬歸化為美國籍」。兩天之後，容閔就收到一本特別護照 (Special Passport) 和一套美國外交文件全書。容閔的那本舊護照，應該是一八七四年八月十五日和杜牧師等人去秘魯探查華工受虐情形時美國所發給。而且一八七九年，陳蘭彬奉清廷之命前往西班牙公辦時

，美國也發給他一本特別護照和一封致美國在歐使館及領事的介紹信，陳蘭彬在一八七九年四月五日收到後立即去函致謝。

一八八二年，容閔回中國銷差後，在北京小住三月，曾上禁絕鴉片條陳，總理衙門大臣王文韶，告以缺乏辦理此事之才，一時未能實行，容閔失望南下上海，居住四個月。此時在美國的容妻，聽一美教士之言，說容閔此行頗冒險，恐中國政府因肄業局之事，將容閔置之於法，容妻因擔心而病起。

容閔在中國得妻病消息，即刻回美。

其妻病雖漸有起色，但仍於一八八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撒手西歸，容閔兼起嚴父慈母之職。時長子九歲，次子七歲，兩人在容閔的「心力俱付劬勞鞠育」之栽培下，均極優秀，瑪格麗特·巴特拉小姐在一八九

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寫給幼童之一吳仰曾的信中，提到：

「容先生我們倒常看到，他現在住在沙姆那街 (Summer Street)，他的孩子在中學，書唸的很好」，後來容閔的兩個兒子，亦均在一八九八年和一九〇二年先後畢業於耶魯大學。

一八八二年，美國再通過排華苛律，十年之內限制華人涉足美邦，而且法案一再延長期限，對華人的移民限制，直到甘迺迪總統時代，才放寬限制。

一八八四年，容閔曾因計劃在中國修築鐵路，擬在美募股組織財團加入，與大文豪馬克吐溫親訪格蘭特將軍，面陳全部在中國的鐵路投資計劃，並請格將軍出面主持在美募股。可惜後來鐵路計劃沒有成功，容閔也一直留在美國，教育二子。

甲午戰爭返國效命

直到一八九四年夏，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容閔之愛國心油然而生，乃連發兩信，寄時在張之洞幕府之舊友蔡錫勇，向張之洞獻二策，包括向英國借款，購鐵甲船三四艘，僱用外兵五千人，以襲日本等。張之洞立即覆電同意，並囑容閔赴倫敦商談借款一事。一切進行順利，惟擔保品尚未指定，而李鴻章素與張之洞不合，借款談判終告流產，張電令回國。

一八九五年，容閔再次返華，距去美之時，已然際逢祖國十二載，容閔希望有機會回中國再創一番事業，乃妥善安排二子，請妻舅克洛醫生，擔任其監護人，其時長子已入耶魯大學，力足自顧，而次子尚在哈德福高中，故讓其住宿杜牧師家，託其照料。而他則於一八九五年夏，抵上海轉往南京，謁見張之洞，相較於一八六三年初見曾國藩情景，容閔對張之洞的懽懽不振言態，大感不滿，歸國時的滿腔熱誠盡失，悵然退居上海。

一八九六年，容閔擬具設立國家銀行計劃，前往北京，訪舊友張蔭桓，經張商戶部尚書翁同龢，獲得同意後，即上奏，

旋得批准，正擬積極進行，而盛宣懷從中破壞，致使此一計劃挫敗。後來，容閔又建議建築天津直達鎮江鐵道，亦皆無效，於是救中國之心，遂因此而止。

維新失敗託跡租界

容閔在北京時，常與康有為和梁啟超來往，一八九八年百日維新失敗，清廷大捕黨人，容閔惟有離北京南下上海，託跡租界中，但容閔在上海，仍繼續與維新分子合作。此時美國也不承認容閔的美國籍，國務卿雪曼(Sherman)公開宣稱：「容閔自始至終，從未合法地歸化為美國公民(That he was not, and never had legally been, a citizen of the U.S.)」。因此容閔寫給杜牧師一封「求救的信」(The letter was a cry for help)，請他和克洛醫生去找參議員何萊(Hawley)幫忙，可惜也沒成功，

因為美國國務院拒絕再討論這個問題(The State Department refused to reopen the question)。

根據國父年譜所載：「(一九〇〇年四月三日)謝纘泰介紹楊衢雲晤容閔於香港花旗酒店，革命事業獲得容閔之贊許。纘泰先生致書先生(孫逸仙)，務於容過

日時往訪，以期聯絡進行」(羅家倫編，頁一一七)。同年七月二十六日，唐才常召集國會於張園，容閔被推為自立國會會長，駐上海主持外交事務，並起草英文對外宣言，有「決定不認滿洲政府有統治清國之權」等語。不幸八月二十一日自立軍起義失敗，長江一帶大捕黨人，容閔只得於九月一日化裝變名「秦西」，乘輪離滬走日本。

來台遇險鎮定從容

一九〇一年春，容閔曾至臺灣遊歷，日本總督兒玉子爵告曰，中國閩浙總督有公文前來，囑將容閔捕送中國政府，容閔聞言，極鎮定道：「願為中國而死，死固得其所也」，容閔心地光明、安如泰山，博得兒玉子爵之敬佩，不予為難，容閔乃得安全離台赴港。

一九〇二年，容閔在香港住了幾個月後，決定回美國。容閔的日記有簡略記載這段行程，根據他一九〇二年的日記看出，他付了五三六·六五美元的頭等艙船費，在五月十六日正午離開香港，於五月十九日停泊上海，五月二十一日抵日本長崎(Nagasaki)，而於六月六日抵達火奴魯

魯(檀香山)。在那裡，容閔記載著：「先唔哈金斯(C. H. Hutchins)和耶魯同學亞力山大(Alexander)，共進午餐。再訪法官伊司特斯(Judge Estes)，獲得一信致赫思可克法官(Judge Hiscock)，以免進入美國時遭到刁難(in case I have trouble in land)」。容閔當日下午五點半離開火奴魯魯，於六月十二日到達舊金山，拜訪阿巴基斯上校(Col. Wm. C. Albarges)，和他長談一個半小時有關中國的現況及其前途。六月十五日到達洛杉磯，隔天和長子瑪禮遜碰面，六月十八日下午五點半，父子兩人離開洛杉磯前往美東，五天後抵達哈德福城，而於六月二十五日前往耶魯大學，參加次子巴特拉的畢業典禮。

容閔回到哈德福後，即以半退休的生活方式，訪友及撰寫自傳，然祖國之念無時釋懷，一九〇三年一月二十八日，「續泰提議舉容閔為臨時政府大總統」(國父年譜，頁一五二)。四月，梁啟超新大陸行程中，特往哈城拜謁，見容閔雖七十有六，而矍鑠猶昔，而且「舍憂國外，無他思想、無他事業」，容與梁長談兩小時許，策劃國家之未來，條理秩然。一九〇三年七月一日，杜牧師接到容閔長子寄自古

巴的信，言及他在古巴擔任開礦工程師的生活，杜牧師將剪報轉寄容閔，容閔收到後，於七月六日去信致謝外，並提到自己在海濱消暑，及對中國的關懷、與生活近況，他說：「相較於往日在上海和香港的度夏生活，此地真是一個寧靜的好地方，但還是不夠寧靜到能使我的心思遠離中國，日惟撰寫些許有關中國之事以自娛」。

容康心結溢於言表

一九〇四年，康有為及其女康同璧至美校園李荷馬所訓練的維新軍，並至哈德福城拜訪容閔。康同璧則留在康州就學。一九〇八年十一月，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相繼崩逝，容閔即於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四日寄信李荷馬，促採取武裝起義行動，並說如果他有權的話，布斯取下一省後將任命其為總督。

後來，容閔對康有為已有不滿，一九〇九年一月四日，他寫給布斯的信中就說：「我們必須把康有為排除在外，不是一個偉大事業能與之合作的安全可靠之人(We must eliminate Kang Yu Wai in our reckoning. He is not a safe man to be associated with in a big enterprise)」，對康有為

自華僑捐得款項作為私用，更認為是「自己傷害並嘲弄自己」。十二天之後(即一九〇九年一月十六日)，容閔又寄信布斯說：「康(有為)將永遠無法恢復他安全可靠改革者的正當地位(Kang can never recover his normal position as a safe and reliable reformer)」。對於康有為的真正動機，容閔也於一九〇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告訴布斯說：「康有為其實比較關心他個人的政治權勢，影響和財富，而不是中國的維新改革(Kang Yu-Wau, at heart, cares less for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than political powers, influence, and wealth.)」。而對於孫先生，容閔有知人之明，認為他是一個重實際的人，如加以支援，其計劃當可實現。

支持革命備受推崇

其時，孫先生旅居新加坡，與容閔通信頻繁，且於一九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前來紐約與容閔共商大計。隔年，容閔在一九一〇年二月十六日以書面向其提出四項進行步驟：(一)自銀行貸款一百五十萬元，並另外準備二百萬元作為緊急基金(To have a credit in bank of at least 1,500,000

and to have a reliable backing of another 2,000,000 as an emergency fund), (二) 成立一有效率之臨時政府，以管理光復之省市城鎮 (To have a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able men to organize, to look aft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new reconstruction of a captured province or city), (三) 任用一有能力之人，統率軍隊 (To put the enter military forces into the hands of an able man), (四) 組訓海軍 (To start the organization of a Navy)。

孫逸仙博士旋往舊金山，轉抵洛杉磯，與李荷馬及布斯進行會談多次。其間容閱多次函信李荷馬和布斯，籲支持孫並迅速籌款以便計劃付諸實行。後雖貸款一事終無成議，但容閱盡力促使美國人認識了解孫，功不可沒。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各省響應，孫先生被舉為臨時大總統，回國就職。隔年（一九一二年）二月，孫先生特函寄容閱，歡迎歸國，函曰：

「容閱老先生偉鑒：丁此革命垂成、戰爭將終、及僕生平所抱之目的將達之際，遯聞太平洋對岸有老同志大發歡悅之聲，斯誠令人聞之起舞。然揆先生其所以羈留至此之源，想亦謀覆滿清之專制而建偉

大之事業，以還吾人自由平等之幸福，致有此逃亡異域，同病相憐，非僅為先生已也，即僕等亦嘗飽受此苦。乃今差幸天心眷漢，胡運將終，漢族之錦繡河山，得重見於光天化日之下，僕何幸如之。雖然吾人蟻伏於專制政體之下，迄茲已二百六十餘年，而教育之頹敗，人民之蒙蔽，恐一旦聞此自由平等之說，得毋驚愕乍舌耶？以是之故，況當此破壞後，民國建設，在在需才，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以才智學識，達練過人，用敢備極歡迎。懇請先生歸國，而在此中華民國創立一完全之政府，以鞏固我幼稚之共和，倘俯允所請，則他日吾人得安享自由平等之幸福，悉自先生所賜矣。先生久離鄉井，祖國縈懷，量亦不致掉頭而我棄也。臨風濡穎，不勝鵠之至。謹此，並請道安。弟孫逸仙上言。」（國父全集，三，頁二二八至二二九）

英才凋零舉世同悲

孫先生對容閱的「才智學識，達練過人」是推崇備至，企盼尤殷。不幸，容閱年事已高，未及成行，即於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病逝哈城。

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的紐約時報，刊載著容閱的不幸去世消息：「據康州哈德福城訊：過去多年在中國外交界極負盛名的容閱博士，今天死於寓所，享年八十四歲 (Dr. Yung Wing, who some years ago occupied a prominent place in Chinese diplomatic circles, died at his home here today, in his eighty-fourth year)」。而且康州哈城日報四月二十二日那天，也刊登容閱的照片，除報導容閱的死訊外，並以整個版面，大幅刊載容閱的生平及事蹟。杜牧師對容閱的悼辭也批露其間，杜牧師尤其敬佩容閱對中國的熱愛與奉獻，他說：「如果不是年歲已大，他（容閱）定會親自參加他們的革命活動，然而他對祖國的熱愛與忠誠，是至死方休 (Had he not been so old, he would surely have joined them in person. But the flame of his love and loyalty to the country of his birth burned brightly to the last)」。容閱的葬禮在四月二十三日舉行，由杜牧師主持，後葬於哈城西帶山公墓其妻之墓旁。葬處前方有並排方石兩座，上書英文姓名縮寫，左為 Y.W. (容閱)，右為 M.K.Y. (瑪麗·克洛·容)。後方則有一座方座圓頂高立石碑，石碑正面的

英文，頭兩行刻著「瑪麗·克洛·容閔之妻」。「生於一八五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死於一八八六年五月二十九日」，第三四行則刻著「容閔」。「生於一八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死於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等字。至於碑座正面則刻一個很大的英文「YUNG」字，下繪一中式「容」字圖案，而左邊底座刻有「KELLOGG」一字。

宗教情懷影響一生

容閔一生的成就，與其所受教育有莫大關係，而容閔的教育之達成，仰賴教會之助甚多，容閔何時入教，尚無文獻可徵，惟一的資料是容閔一年級時，一八五一年六月一日耶魯大學基督教教堂記錄「容閔來信確認」(Yung Wing admitted on letter)，可為其入耶魯前已受洗之證明，一般相信，容閔應該是在孟松學校時就已入教。耶魯大學圖書館中「容閔文集」(Yung Wing Collections)的首頁介紹就說容閔在孟松時，「成為孟松教堂的教友」。他一九〇九年出版的自傳「西學東漸記」(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英文版後面的附註，有杜吉爾牧師(Rev. Joseph Hopkins Twitchell)一八七八年四月十日在

耶魯大學法學院發表的演講辭，其中提到一八四七年容閔等三人進入孟松學校就讀，住在勃朗母親家中，她多才多藝且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在此環境下，容閔成為一個基督徒。此外，杜牧師也提到：「在孟松，容閔成為一個基督徒的時候，他聽到且立刻接受主耶穌的召喚，一生要為他的國家奉獻基督的服務」。

顯然地，一八五〇年容閔上大學後，孟松教會寫信給耶魯大學教會，推薦容閔的教友身分，以便轉到該校教會。自此容閔一直隸屬耶魯大學的教會，一八七七年十月八日，肄業局大樓落成後半年多，他寫信給耶大校董戴士特先生(Franklin B. Dexter)，表明他與該教會的關係從沒中斷過，雖然住所遷徙不定，他希望仍維持與母校教會的關係。一直到一八八七年，容太太過世的第二年，他父兼母職，長期住在哈德福城，全力照顧兩個幼子，因此於該年十二月二日，去信耶魯大學校長戴特牧師(Rev. Doehr T. Dwight)，他說：「我希望把教友身分轉到哈德福城的避難山教堂」。信中他也提到：「如果記錄顯示我從孟松教會轉來之後，所有義務均已盡到，請您幫忙寫一封推薦函，以便移轉

會籍」。由此可見，容閔一八四七年到美國之後，在孟松中學時，就已受到勃朗母親的影響而成為勃朗夫人父親巴老先生的孟松教會之信徒了。而後來容閔的行徑與言辭，也都證實了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紀念活動不絕如縷

容閔及留美幼童，在中國現代化的蛻變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除了在諸多討論中國現代化或留學生的貢獻等研討會中，廣被探討外，中美各地也有不少紀念他們的活動，包括：

1. 一九二五年，中國駐美公使施肇基博士，為紀念容閔抵埠五十週年，特於該年十月十三日，在康州哈德福城發表演說，對容閔及一百二十位幼童的來美，他說「這是中國開始與列強接觸後，面對困境，真誠願望的表現，這也是衝破過去傳統的轉折點」。

2.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上海交通大學，為紀念容閔及留美幼童對中國現代化貢獻，特將新建禮堂命名為「容閔堂」，並置一紀念銅牌，銅牌刻有容閔博士生平簡歷，及當年出洋肄業局全體一百二

十名留美幼童之姓名。揭幕當天，特別邀請容閱的姪子，也是留美幼童之一的容良發表演講。容良除了代表他的老同學及容閱博士的家屬，感謝各界給予他們的老師

透過康州州立圖書館、康州歷史學會及當地報紙追查，終於找到容閱墓的所在，沈博士抵美後，曾親往獻花致敬。

左方英文橫列，中英對照，美觀大方，但因海運不慎，揭幕式前，該碑已由中間斷裂，而且文中敘述亦有爭議之處，幸經高宗魯教授指出，第一，史料有據，遠在一八一八年康州康威爾城 (Corvyn Wall) 的國外佈道學校 (The Foreign Mission School)，就有二位來自廣州的王姓學生

容閱博士的這份榮耀外，並強調中國過去忽視科技，已遭懲罰，當前搶救之道，端在講求實際知識。

容閱攜帶中國學生赴美留學一百週年，經由哈德福大學中國學生楊奕翰熱心發起，透過該校國際學生學聯會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 安排，教育部為紀念

，容閱並非「我國學生留學美國之第一人」。第二，一八七二年遴選的留美學生是三十人，而非「三十三人」，「且全文並未提及總數高達一百二十名官費幼童的派遣，無法顯示這至今仍是中外歷史獨一無二的留學創舉」(高宗魯，留美幼童書信集，頁一七八)。

3.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三日，耶魯大學與雅禮協會 (Yale in China)，聯合舉辦「容閱畢業一百週年紀念會」，邀請中國前任駐美公使胡適先生為演講人，胡適在一九四〇年獲贈耶魯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六十四年前(一八七六年)，容閱也曾得此殊榮。當天，出席紀念會的貴賓，還有耶魯大學校長，雅禮協會人士，容閱在美親友，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華美協進社，哈佛燕京學社代表等多人，會中除由胡適先生發表演講外，並舉行有關容閱文物展覽，其中包括「新亞書院」錢穆先生贈送的商務版容閱的自傳「西學東漸記」。

此一傑出的中國留學生，特於是日在容閱墓前草地，平置紀念碑一座。碑文雋刻容閱生平及對中美文化交流的貢獻等，當天參加揭幕式的中外貴賓不少，包括哈德福大學校長和駐波士頓總領事等多人。當時中國駐美公使沈劍虹就「容閱：中國第一位留美學生」為題，發表演說，他說：

不久，再由台灣運來一塊新的紀念碑，原來的「學生三十三人」已改正為「三十人」，但原來舊碑段落分明，而新碑已略去標點符號，且原先落款是「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八月」，現已改書「一九七二年八月」。加上新碑白色，石質較差，除「YUNG WANG」這兩個字外，全碑只有中文，無一英文說明，實美中不足。蓋前往瞻仰之外籍人士及華裔後代不少，面對無英文譯文，咸不知所云。至於原來的那塊碧綠石碑，則應哈德福大學伍校長之請，

4. 一九七〇年夏天，農復會主任委員沈宗翰博士，去美國參加哈德福大學 (University of Hartford) 的土地改革會議，曾函請該校校長伍如夫博士 (Archibald M. Woodruff)，代為尋找容閱之墓。伍校長

「他(容閱)實為今日來往文化交流大使的前驅者，對他有勇氣，有遠見的終身工作，得致遲來的敬意，也為吾人之榮；假如，容閱及其志同道合的人，能在一百多年前完成其計劃，後來中國遭受的重大災難痛苦，都必將可以避免，他是一個偉大的中國人，一個偉大的世界公民，他的典範，是不可多見的」。

教育部贈送的紀念碑，原為「榮工處用碧綠臺灣大理石刻成，右方中文直書

移置該校圖書館內，鑲以木框，懸掛牆上，而於左方另置一介紹文，詳述當日紀念活動，並說明此碑因無法適應新英格蘭的氣候 (could not survive the New England climate) 而斷裂，應其要求移置於此，以資留念等等。

6. 一九九七年一月，康州高宗魯教授與數位美國專家學者，共同成立「中國留美幼童紀念學會」(Chinese Students Memorial Society)，擬舉辦多項學術研討會及活動，追述容閔和一百二十位幼童以及熱心的六十三個美國接待家庭的事蹟，以紀念並喚起世人對他們促進中美文化教育交流所做的努力和貢獻。

7.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一—二十二日，耶魯大學、雅禮協會和中國留美幼童紀念學會，聯合舉辦一個紀念容閔及留美幼童的紀念會。第一天，在耶魯大學舉辦演講和討論會，多位專家學者，及容家和幼童的後裔四十多人，包括容閔、容星橋、李恩富等人的孫子，都參與研討，並由每一家代表介紹其祖先留美的歷史及回國後對中國西化方面的貢獻。

第二天上午，與會人員前往容閔墓瞻仰，下午，中國留美幼童紀念學會，在哈

德福康州歷史學會舉辦歡迎茶會，會場並展示很多有關容閔及幼童的資料，參加茶會的貴賓包括海峽兩岸駐美主管文教事務的官員，尤其康州華裔警務廳廳長李昌鈺，代表州長羅蘭 (John G. Rowland) 到會表示祝賀。康州州長羅蘭，甚至宣布九月二十二日，為「容閔及中國留美幼童紀念日 (Yung Wing an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Commission Day)」，以紀念容閔等人的歷史貢獻。

此外，耶魯大學已籌劃，在該校圖書館置一個容閔紀念銅像，同時，「中國留美幼童紀念學會」，也積極在康州尋覓合適地點，建立一座「中美教育紀念碑」。

讓更多人瞭解和記住這些開拓者的歷史，並為中美傳統友誼勒石誌記。「衝破過去傳統」，「為建設新中國，貢獻生命中最美好的歲月」，「中美文化教育交流的先驅」，這些讚美之詞，對容閔及留美幼童來說，是遲來的榮耀，也是實至名歸。

(主要資料來源：高宗魯——中國幼童留美史、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李文忠公全集、洋務運動彙編、中美關係史料、清季外交史料、耶魯大學、華盛頓大學、胡佛研究所、哈德福大學圖書館資料。康州歷史學會、美國國家檔案、美國外交文件、中國駐美使館檔案、西學東漸記、容閔日記、李恩富自傳等)。

聖文風流人物叢書

萬墨林等著
定價台幣叁百元

本書係萬墨林、張源、王培堯、丁兆豐、田維平、張或弛、劉半農、商鴻逵等著。要目有：民國四大美人、徐志摩四角戀、蔡松坡鳳仙戀、喜豔親王劉喜奎、藝壇奇女子——劉喜奎。樂蒂、末代狀元三角愛、坤伶主席新豔秋、賽金花本事全文、洪狀元煙台舊事等篇，內容精彩，老少各界咸宜。二十五開本，三百四十一頁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三〇〇元歡迎購閱，郵撥帳號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